

秘密的斗争

斗争
秘密

PDG

人 郭 清

武工隊長，二十八歲，河北保定府附近人。共產黨員。

任維金

武工隊偵察員，二十三歲，河北滿城人。共產黨員。

小 秦

武工隊通訊員，十七歲，河北徐水人。共產黨員。

王賢發

神星村村長，三十四歲，本村人。共產黨員。

貞 姑

情報員，十七歲，王村長的女兒。

阮秀英

二十三歲，農村婦女。

王進魁

二十四歲，秀英之夫。

松 崗

日軍大隊長，約三十二三。

蔡 雄

皇協軍大隊長，三十多歲。

殺雞王

與日本人合作的國民黨特務，約二十六歲。

胡 七

爲嫖賭及吸大烟而喪盡了精力的特務。二十七八歲。

通報員一人。

皇協軍幹部

甲乙丙丁等數人。

日本兵二人。僞軍二人，蔡雄衛兵一二兩人。小兵一人。

時 一九四四年秋天，青紗帳將近倒落的季節。（全劇時間共爲三天）

地 河北神星鎮，是山地邊沿而又與平原相聯接的一個大村落。是日本人在平漢線保定西側的重要據點，是屢次掃蕩晉察冀根據地時的踏腳石之一。一九四〇年百團大戰之後，八路軍就暫時撤離神星，而日本人就在這裏按上釘子了。

東邊：有汽車路直通滿城保定而與平漢線連接。

景
（一）：阮秀英之家，是貧農的家庭。

（二）：皇協軍大隊部。是在一個逃亡了的地主底家裏。

第一幕

時 黃昏至夜間。

地 阮秀英之家。

京 舞台正面稍偏左的地方，有一門通外面。門外是破院子，門開處，尚可隱

約看見其一角，而再在破院落的前面，就是緊接着神星村街口的道路了。

正面，靠門右邊，有一鍋灶，上面放着煮飯用的器具，如小鍋小鏟子等。在鍋灶旁邊，安放着一口小水缸，缸蓋上面擱着水勺子。舞台右邊偏台前的地方，有一低矮的用泥土糊膠着的房間，門扇已經破舊了。在這門旁邊，緊靠着牆放着一只退盡了顏色的古老破舊的長形而曾是紅漆的高櫃。櫃上放着幾個南瓜，盛着樣的盆子。櫃台正中的壁上，貼着蒙滿了薄薄的烟塵的灶神爺。在舞台左邊靠牆的地方，擱着一張沒有抽屜的條桌子，地上堆着還沒有剝掉葉子的楊樹枝，和一些樹皮。另外還有一小堆乾

羊糞，拾來當柴火燒的。總之，一切都表現出淪陷區農民底貧困和陰暗的情景。

幕啓

阮秀英坐在鍋灶旁邊的矮橈子上，把從楊樹枝上摘下的葉子一把一把地放到一只竹筐子裏；然後站起來提著筐子走進房子裏去。雖然她穿著褪成灰色的極舊的衣裳，但仍然可以看出她是極愛整潔和樸素的農村婦人，正如河北的許多婦一樣。她是一個沉靜的人，再加上淪陷區的悲慘的生活，特別是懷念她底因逃避殺雞王抓壯丁而跑掉的丈夫，她變得蒼白而沉默了。她是四一年冬天結婚的，四二年春天她的男人就跑了，已經長長的兩年多了啊！

當阮秀英剛走進房子裏的時候，王賢發村長就悄悄地推開門進來了。

王賢發村長是三十來歲的農民。繫着布腰帶，腋下挾着長烟桿，一頭是烟袋，一頭是打火石的鏈子掛在右肩膀上，特別在和人談話的時候，他喜歡抽上烟，看着烟斗裏的烟火，沉思地點着頭。戰爭，特別是要應付狼毒而

狡猾的日本人和特務們，把這個農民鍛鍊成爲堅強而又機警的人物了。他領導着神星人，掩護我們的工作人員，給人民軍隊供給情報，給根據地民主政府繳抗日公糧……由於他的智慧，敵人也相信他，相信他是忠實於天皇和大日本皇軍的。王賢發就是在這尖銳的鬥爭中生長起來的嚴肅而倔強的中國人。

秀（秀英簡稱）（在房裏問）是王村長嗎？

王（王賢發村長簡稱）嗯。

秀（從房子裏出來）一聽腳步聲就想是你了。

王 日本人要一百名民伕趕夜工修戰壕，名單子上有你。殺雞王還沒來過嗎？這活閻王正挨家逼哩。

秀 沒來。這死了也要下油鍋的惡鬼。

王 你出門，我要在你家呆着，郭縣長要來。你家裏保險，我和他約定在這兒見面哩。

秀 郭隊長？！

王 就是在咱們這一帶活動的武工隊郭清隊長。

秀 知道哪，他從前和我哥哥是在八路軍一個隊伍裏，他們倆常在一搭，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哩。夏天我回根據地娘家去，我哥就說要是郭隊長來了，要好好照顧。那還用說嘛。

王 要不是郭隊長在咱們這裏活動，皇協軍、特務，早就幫着日本鬼子，把咱們神星村變成一堆骨頭了哪。

秀 真是，我哥跟我講郭隊長愛護淪陷區老百姓，打鬼子抓特務的故事，就講了大半天沒講完哩。

王 咱們這裏聽見殺雞王，害怕得腿桿子就酸了；可是這幫子特務，就連日本人也算上，聽見郭隊長也害怕得腿桿子也酸了。

（外面有腳步聲。阮秀英走過去，從門裏向外張望了一下。）

秀 殺雞王來了！

王（鎮靜地）講鬼鬼就到。

（秀英迅速動作着，裝着要出門的樣子。）

王（提高聲音）快着點去應差吧！太君的公事要緊哩。

（殺雞王上場。他穿着便衣，敞開着扣子，露出了在鹿鐘麟軍隊裏的時候穿的半舊的黃呢中央軍制服，顯然他是以此爲誇耀的。腰間別着烏黑的手槍，佩着一把日本刺刀。鴨舌帽歪斜地戴在他那橄欖形的腦袋上。他底眼睛是狡猾而陰險的，總像是喝醉了酒似的，走路也是裝腔作勢地七顛八倒，所以他常常把街上行走的村裏人衝倒了。總之，只要從他底外表和態度上看來，也就夠明白他是一個惡鬼了。）

他假裝過八路軍去欺騙老百姓，當他帶着日本人到根據地去的時候，假裝着逃難的老百姓，甚至於裝成女人，哭哭啼啼地在喊叫着，試探村裏是不是有八路軍。並且他極喜歡『解剖』（用殺雞王自己的說法），把抓來的老百姓經過種種的刑法，然後用他佩在腰間的日本刺刀，從胸部『解

剖『開來，取出了滴血的鮮紅的心肝，強迫死者的親人吃，或者把人心肝用鐵絲串起來，掛在他那隨時帶着的短棒子上，回去炒着下酒。殺雞王自己滿意地說：『這是從皇軍那裏學來的，是最好的下酒菜。』……』

（殺雞王一進門，把兩手掌又在腰側，斜斜地看了阮秀英和村長一眼。）

王（彎腰）啊，殺雞王老爺。

秀（彎腰）殺雞王老爺。

殺馬上到東村操場上集合，修工事去。

秀是。

王（帶笑）我正是來叫她去上工呢。

（殺雞王走了，但到了門邊又回來，在王賢發面前踱着……）

殺王村長，二百石糧食快收齊了嗎？三天的期到了。

王老爺，我正要來請求請求，村裏人的牲口、大車，都給皇協軍徵去給皇軍載糧食子彈到前線去了，稻子割下來村裏人要一捆一捆去捐，三天怕收不

齊，請老爺開開恩，再延長兩天吧，五天內一粒也不少，一定交齊。

殺（生氣）你們這些中國人真混蛋，一次延長繳不出，兩次延長又繳不出，媽個×。

王實在對不起老爺，只要答應再延長兩天，除了繳給太君二百石外，還可繳給老爺十石，也表示咱們一點感激的心。

殺（點頭）這還可以。不過五天之內再不繳齊，老子就不客氣了。

王是，老爺。

殺（向秀英）馬上去——

秀（拿起鐵鎚）就去！

（殺雞王下，阮秀英覺得他走出院子了，就擔心地問村長。）

秀怎麼着？你答應五天內？又再給這惡鬼十石？全村人都得餓死哪……

王（擦起打火石來）五天之內，嗯！這幫狗養的就要見閻王去了。

秀（喜悅）怎麼着？（細聲）郭隊長要來打神星了嗎？

王 你不要猶疑老鼠管閒事了，快走得啦。

（秀英提鐵鎚下。）

（王村長站在門口張望了一下外面。）

王 天黑盡了，敢情出了事嗎？（註「敢情」是「難道」的意思。）

（外面有脚步声走進破院子的門口，正和阮秀英打個照面。）

秀 （聲音）誰？

來人 （聲音）村長在這裏嗎？

秀 （聲音）在着。

（一個二十二三便衣打扮的年青人走了進來。）

來人 村長。

王 嗯，咱們沒見過面。你……

來人 （愉快而不拘束的）你不認識我，我可認識你。你在夏天不是到根據地來繳過抗日公糧嗎？咱們首長和郭隊長還請你看晚會哩。不過咱們沒談過

話。

王 你認錯人啦。什麼郭隊長？我鬧不清。（註：即我不明白之意。）

來人 你放心得啦，我是郭隊長的偵察員，我叫任維金。

王 你是八路軍啦？

來人 是自己人嘛。

王 咱是大日本皇軍神星村村長，（突然站起來）走，咱送你到司令部去。

來人 哈哈！你懷疑我是鬼子假裝八路軍來探你的吧？

王 走！太君和殺雞王老爺正找你們哩。

（來人抽出插在衣裳底下的盒子槍，從槍筒口裏拖出一張小紙頭來交給王

村長。）

來人 這是郭隊長寫給你的條子。

（王村長觀察着對方，認為是真的八路軍，便接過小紙條子來，細心地看

來人（站在村長旁邊讀起來）「王村長，任繼金是咱們隊裏的偵察員。」你看，這是郭隊長親筆字吧？

王（手裏仍然捏着紙條子）真對不起。

來人 王村長，你比咱們當偵察員的還細心哪。（抽出烟來抽）

王（又不放心地拿起紙條子來看，又偷偷地打量着對方，然後，突然地——）
你知道郭隊長的號碼嗎？

來人 二〇五。

王 郭隊長有那些個來歷？

來人 好，隨便你怎麼考我吧！郭隊長是保定府附近人，二十八歲，家裏窮，小學唸了幾年，就下地種莊稼，西安事變那一年他就參加了共產黨，鬼子來了他就參加了隊伍。當過支部書記、指導員、教導員、營長、游擊隊大隊長、副團長。……

王 掛沒掛過花？

來人 掛了三次。

王 都好啦嗎？

來人 還有一顆子彈沒取出來，在左大腿，每逢陰天下雨就發痛。

王 郭隊長有啥長處？

來人 長處可多着咧。說第一吧，咱們郭隊長是個神槍手，就是你來隊伍裏那一天的大會上，全體通過選他當特等神槍手。

王 對着啦，對着啦。

任（任維金簡稱）給你考了一場，你現在相信我了吧（笑）？

王（不好意思起來）任同志，你曉得日本鬼子和二鬼子王八什麼都做得出來，一不提防就要上當哩。真對不起你哪。

任 沒有什麼，我倒要學習你的細心和機警的作風。郭隊長來過了嗎？

王 還沒來過。他說今黑一準來，我正等着要給他報告重要事咧。

任 他叫天黑後來這裏找他，我偵察了一份重要情報要向他報告。

（外面有迅速的步伐聲，他們靜聽了一下。）

王 是貞姑，我的閨女兒。

（貞姑迅速上場，是一個農家打扮的樸素而清秀的姑娘。在這殘酷戰爭的日子裏，在他父親的教導之下，她雖然仍然沒有失掉少女的活潑，然而卻變得穩重、大胆而更機智了。）

王 這是武工隊的任同志。

貞 （親熱地）郭隊長來不來？

任 你要看看他嗎？

貞 村裏人誰不想看他！我還要「報告」他一件事哩。

任 給我說吧！你有什麼報告他的？

貞 我是情報員，常常有報告哩！

任 （笑）你是日本人的情報員呀。

貞 也是八路軍的情報員哪。咱跟爸爸一樣，是暗八路。

任（玩笑地）貞姑，你去報告給鬼子吧，把我抓起來。太君會說你大大有功勞呀。

貞（像突然靈機一動似的）爸，對着啦，二鬼子特務胡七喝醉了酒，在操場上唱歌哩。

王是他自個兒嗎？

貞自個兒。

王帶槍沒？

貞就帶也還不就是那只嚇唬村裏人的生鏽槍。

任你去報告胡七吧，他會賞你哩。

貞我真去，（向門口走）你可跑不掉哪。（貞姑下）

王胡七是個沒頭沒腦的蠢死鬼，可也是個黑心腸的忘八。

任敵人很相信貞姑嗎？

16
王，很相信，和相信我沒兩樣，不相信還給她當秘密情報員嗎！去年有個夜裏

有三千幾個擄花的同志打這村裏過，要到山裏去，可只有兩個帶槍的民兵護送。他們坐著大車空隆空隆地響，萬一鬼子出來不都完了嗎！我女兒就去報告說：『太君，有八路軍在村邊過哪。』鬼子說：『有多少的？』她說：

『黑黑的一長串一長串，可摸不清有多少嘍！』鬼子說：『你活幹得大大的好！』我女兒說：『太君，快快的去打吧！八路軍通通俘虜俘虜的！』鬼子說：『小小的八路軍打，大大的八路軍不打的，皇軍要大大睡覺的，不出去的！』鬼子都閉緊門不敢出來，咱們同志都沒出半點事的過去了。

任（大笑）真大胆，真機靈，要不是個女的，真可以到隊伍裏去當個偵察員。

王 同志，我女兒真的會去給胡七報告哩。

任 你猜胡七會來嗎？

王 你要防着點，胡七是冒失鬼，又喝醉了酒，會驕地進來的。

（道路上有腳步聲從遠漸近，並且在用着粗啞的腔調，唱着七扯八湊的京腔，他們聽了一下。）